



高 老 頭

著 者 巴 爾 扎 克

譯 者 傅 雷

出 版 者 駱 駝 書 店

上海中正北一路三四弄二五號

定 價 十 三 元

◇ 有 版 權 ◇

中華民國卅五年八月初版(0001—1000)
中華民國卅八年三月三版(2001—3000)

H. de Balzac:
Le Père Goriot

一個夫家姓伏蓋娘家姓鶯弗冷的老婦人，四十年來在巴黎開着一所布爾喬亞公寓，在拉丁區和聖·瑪核區之間的聖·日內維新街上。大家稱爲伏蓋家的這所寄宿舍，男女老少，一律招留，却從沒在風化上受過飛短流長的攻擊。但三十年間也不曾有過青年人的蹤跡，而且必得家庭給的生活費確是菲薄萬分，纔能使一個青年男子住到這兒來。話雖如此，一八一九年上半年，正當這幕慘劇開場的時候，公認是維住着一個窮苦的少女。雖然慘劇這個字眼，被當時多愁善感、頗讚痛苦的文學用得那麽濫，靡靡歪曲，以致無人相信，這兒可是不得不用，並非在真正的字義上說，這件故事是戲劇化的，但愛羅蒲完成之後，也許京城內外有人掉幾滴眼淚，出了巴黎還有人懂得這件作品不呢確是疑問。這滿地方色彩和局，詳觀察的這故事，其中的特色只有住在蒙瑪脫崗跟蒙羅越高地中間的——這所宿舍，這一宿便是那兩個著名的盆地，有石灰老在剝落的

牆壁，有全是污泥的漆黑的小溪，
其苦難空歡喜，而且騷動的那麼厲害。要不知怎樣激烈
的事故，纔能在那兒令人感到一種較為持久的震動。然而在那裏也能東奔西碎遇到些痛苦，因
爲善和惡的縱橫交錯而顯得偉大莊嚴。在這類痛苦之前，自私心和利害觀都會停止活動而感
到憐憫，可是自私心和利害觀從這痛苦所得的印象，不過像一顆匆匆忙忙吞了去的美果。文明
這輛車和印度戰神的車一樣，僅僅被一顆比旁的心不易粉碎的心略微耽擱了一下，阻攔了一
下，却馬上把它壓碎了。又浩浩蕩蕩的繼續前進。你大概也是如此，雪白的手裏捧着這本書，埋在一
一張軟綿綿的安樂椅裏，想道：也許這能夠讓我消遣一下。讀完了高老頭默默無聞的痛史以後，
你依舊胃口很好的吊晚餐，把你的淡漠無情推給作者負責，說你的不會感動是因爲作者誇張，
渲染過分。啊！你得知道，這慘劇既非杜撰，亦非小說。「一切都是真情實事，」真的程度是，每個人
能在自己身上或許自己心裏，辨認出多少書中的成分。

開設那所布爾喬亞公寓的屋子是伏蓋太太自己的產業，坐落聖·日內維新街下段，當地
面由一條斜坡與弩箭街低落下去的地方，斜坡的險陡使馬匹很少上下。這情形對於擠在華·
特·葛拉斯穹窿和先賢祠穹窿之間的一些小街道的清靜，很是有利；兩座建築物映出一片黃
黃的色調，改變了周圍的清幽；圓形天頂反射出來的嚴肅的氣色，使一切都顯得暗淡。街上的石
板是乾燥的，小溪中既沒有污泥，也沒有水，沿着牆腳生滿着草。連最沒心事的人，也像所有的路

的街坊上，
像座子上模糊的銘文，顯出大眾對於一七
熱烈崇拜的情緒，因此令人想起產生這件裝飾品的時代。兩句銘文：

不論你是誰，她總是你的師傅，
是在是，曾經是，或者將來是。

天快黑的時候，柵門換上了板門。小園的闊度正好和屋子正面的長度相等，園子兩
是臨街的牆，一面是和鄰居分界的牆，一大片長春藤掛在這鄰屋的牆上，把它全部遮蓋了，
黎城中格外顯得清幽，引人注目。所有的牆上都釘着果樹和葡萄藤，瘦小而灰塵密佈的果實是
伏蓋太太每年發愁的對象，也是和房客談天的資料。沿着側裏的兩堵牆壁，都有一條狹小的走
道，走道盡頭是一片菩提樹蔭。伏蓋太太雖是龔弗冷娘家出身，菩提樹三字老是念別音的，房客
們用文法來糾正她也是沒用。兩條走道之間，一大塊方地上種着朝鮮薊，左右是修成圓錐形的
果樹，四周又圍着韭菜、旱芹、酸菜。菩提樹蔭下放着一張綠漆圓桌，周圍擺着椅子。逢着大暑天，
一般有钱喝咖啡的主顧，在熱得可以孵化雞子的天氣裏，便到這兒來品賞。那座三層樓外加欄
樓的屋子，是粗沙石造的，塗着那種使巴黎幾乎所有的房屋不堪入目的黃色。每層樓上開着五
扇窗子，全是小塊的玻璃，細木條子的遮陽，撐起來沒有一頂模樣相同，線條都高高低低，參差不
一。屋子側裏有兩扇窗，窗下的裝有鐵柵，外加鐵絲網。正屋之後是一個濶約廿尺的天井，豬啊，鴨

啊，兔子啊，很和氣。有一塊天井底上有所堆木柴的廊棚。廊棚和廚房的後窗之間掛着一口涼櫥，下面淌着洗碗池裏流出來的油膩的水。這天井臨聖·日內維新街有一扇小門，廚娘爲了避免瘟疫不得不不用大量的水沖洗院子的時候，就把垃圾打這扇門裏趕到街上。

房屋的分配，天然，是預備開公廚的，底層第一間，有兩扇臨街的窗子取光，通往園子的是——扇窗門兩用的門。這間客廳側裏通到飯廳，飯廳和廚房中間是樓梯間，樓梯的踏級是木材和彩色地磚拼成的。一眼望過去，客室的景象真是再淒涼也沒有了：擺着幾張沙發和椅子，上面包的馬鬃布，滿是一條條忽而躍躍忽而發光的紋縷；正中放着一張灰色花紋白大理石面的圓桌，上面擺着一套白磁小酒杯，金線已經剝落大半，正像現在我們到處可以遇到的。房內地板鋪得相當馬虎，四周的護壁較差，不多有一人的肘子高，其餘的地位糊着上油的花紙，畫着丹蘭瑪葛（按係世紀法奈龍的名著）主要的幾幕，一些有名的人物都著着彩色。兩扇有鐵絲網的窗子之間的壁上，正畫着加里潑梭（按係希臘神話中助外神）狄特于里斯的兒子的盛宴（按于里斯爲脫洛河戰爭中的英雄，其子即名丹蘭瑪葛）四十年來，這幅畫老是給年青的房客當笑話的資料，他們一面自視甚高，一面嘲弄自己爲了貧窮而不得不將就的飯餐。石砌的壁爐，爐上擺設着兩瓶藏在玻璃罩下的陳舊紙花，陪襯着一座藍大理石的最惡俗的擺鐘。壁爐裏，都薄深，足證除了重大事故以外，難得生火。這間屋子充滿着一股說不出名字的味道，應當叫它爲「公廂味道」。那是一種閉塞的，霉爛的，酸腐的氣味，令人覺得冷森森的。

吸在鼻子裏潮膩膩的，直望衣服裏鑽，它教你想起杯盤狼藉收拾飯桌的氣息，醫院的氣息。假使老老少少的房客們特有的味道，和傷風的味道所散佈成的令人作嘔的成分，能有一種方法估計的話，也許這味道還能形容。可是，咳！這間客室雖然醜陋得教你起惡心，但着和貼鄰的飯廳相比，你還覺得這客室優雅芬芳，好比太太們的內室呢。飯廳全部裝着護壁，從前漆的顏色已褪得無從分辨，只有一塊塊的油漬畫出奇奇怪怪的形狀。幾口黏手的食器櫃，上面擺着黯澹無光，頸部折斷如新月形的水瓶，刻花的金屬墊子，一堆堆都奈審的藍邊厚磁盆。室內一角放着一口小櫥，分成許多標着號碼的格子，給寄膳的人存放滿是污跡或酒痕的飯巾。在此有的是消毀不了的傢具，到處給人驅逐，却儼然留在這兒，彷彿文明的殘餘渣滓，老是留在痼疾救濟院裏一樣。你可以看到一個晴雨表，下雨的時候有一個教士出現，還有些倒胃的版畫，全部嵌在金線黑漆的櫃子裏，一口鑲銅真銀掛鐘，一只綠色火爐，幾盞灰塵和油混在一起的掛燈，一張鋪着漆布的長桌，油膩之厚，足夠一個愛淘氣的醫院實習生用手指在漆布上刻劃他的姓名，幾張斷臂折腿的椅子，幾塊可憐的小腳墊，上面的草瓣老在散率，却從不脫落，還有些破爛的脚爐，洞眼碎裂，鉸鏈零落，木座子焦黑像炭火一樣。這些傢具的年深月久，處處龜裂，腐爛，搖動，蟲蛀，殘缺不全，老弱無能，奄奄一息的情形，倘要詳細描寫的話，勢必長篇累牘，耽擱讀者對這件故事的興趣，恐非性急的人所能原諒。紅色的地磚，因為擦洗或上色之故，畫滿了高高低低的溝槽。總之，這兒瀰漫着毫無

詩意的窮形極相，鏽錄必較的，濃縮的，破敗的，即使它還沒有泥漿，却已有了污漬，即使它還沒有破洞，還不會墜毀，却快要崩潰腐朽，變成垃圾。

這間屋子最有光彩的時候是早上七點左右，伏蓋太太的貓趕在主人之前，先行出現，跳上食櫃，嗅着好幾隻罩着盆子的罐頭裏的牛奶，發出牠那陣早晨的鼾聲。不久寡婦出現了，戴着珠羅紗便帽，露出一圈歪歪斜斜的假髮，懶洋洋的跛着愁眉苦臉的軟鞋。她的憔悴而多肉的臉，中央聳出一個鸚鵡嘴般的鼻子，圓滾滾的手，肥胖如教堂執事般的身材，膨亨飽滿而顛顛聳聳的乳房，一切都跟這寒酸氣十足而暗裏蹲着冒險家的飯廳調和，她呼吸着這裏暖烘烘的臭味，毫不難受。她的像秋天初霜般新鮮的相貌，佈滿皺痕的眼睛，表情可以從舞女般的堆着微笑，轉變到債主般的豎起眉毛，板起面孔。總之她整個的人足以包括了公腐，正如公腐可以包括了牠。堅牢缺不了禁卒，你想像中決不能有此無彼。這個小婦人的皮色蒼白，身材臃腫，便是這種生活的結果，好像窒死是醫院氣息的產物一樣。她的毛線編成的襯裙，拖在罩裙之外，那是用舊衣衫改的，棉絮從開裂的布縫裏鑽出來；這就是客室、飯廳、和小園的縮影，也預告了廚房的內容和房客流的品。有了她在場，景象就完全了。五十歲左右的伏蓋太太，和「所有經過憂慮的女人」相仿。踏澹失神的眼睛，假惺惺的神氣，活像一個馬上會裝做警察來訛詐錢財的媒婆，而且她也存心不擇手段，來改善她的命運。倘若世界上還有什麼喬治或畢希葛呂，可以出賣的話，她是決計

要出賣的。(按二人均係法國大革命時代人物，均以陰謀推翻拿破侖而被處決。)話雖如此，「她骨子裏是個好人。」據房客們說，他們聽見她咕嚕、咳嗽，和他們一樣，便相信她真窮。伏蓋先生當初是什麼樣的人？她從無一字提及。他怎樣丟了他的家私的呢？她回答說是遭了惡運。他待她不好，只留給她一雙眼睛好哭泣。這所屋子好過活，還有給她不必同情他人災禍的權利，因為她說，她已經受盡了一切可能的苦難。一聽見女主人急促的腳聲，那個胖子廚娘西爾維便趕緊打點房客們的早餐。

通常一般寄膳客人只包一頓晚飯，每月三十法郎。當這件故事開始的時代，寄宿的房客共有七個。一層樓上是全屋最好的兩組房間，伏蓋太太住着較小的一組，另一組住着古的太太，共
和時代軍隊審計官的寡婦。和她同住的是一個年紀挺輕的少女，維多莉·泰伊番小姐，把古的太太當做母親一般的。這兩位女客的膳宿費是每年一千八百法郎。二層樓上的兩組房間，分別住着一個姓波阿萊的老人，和一個年紀四十上下，戴着假髮髻，鬢腳染黑的男子，自稱為退休的商人，叫做伏脫冷先生。三層樓上共有四個房間，住着一位叫做米旭諾小姐的老處女；一個從前製造麵條和澱粉，被人叫做高老頭的人；其餘兩間是預備租給過路客人，清苦的大學生，像高老頭和米旭諾小姐般，膳宿兩項一共只能付四十五法郎一月的；但伏蓋太太不大樂意留他們，祇在沒有更適合的房客時纔這麼做，因為他們麪包消耗太厲害。那時代，兩個房間中的一個，住着一位從安古蘭末近郊到巴黎來讀法律的青年，歐也納·特·拉斯蒂涅，靠他食指繁多的老

家，省喫儉用的熬下每年一千二百法郎給他使化，他是那種因家境清寒而用功的青年，很小就懂得父母對他們的期望，安排着美妙的前程，預先把學業適應着社會未來的動向，以便捷足先登，站在第一批沾取實惠的一羣裏。倘沒有他對巴黎社交界的有趣的觀察，沒有他在交際場中顯露身手的本領，這件故事就要缺乏真切的色彩，因為這色彩全靠他敏銳的頭腦，全靠他有一種欲望，想對一個驚心動魄的局面窺透它的祕密；而這祕密，是製造的人和身受的人一致諱莫如深的。

三層樓的上面，有一間晾衣服的攔樓和兩間臥室，睡着一個做粗活的男僕克利斯朵夫和胖子廚娘西爾維。除了七個寄宿房客以外，伏蓋太太清月忙月統扯總有八個法科或醫科的大學生，和二三個住在近段的熟客，統統單包一頓晚飯。可以容納二十人的飯廳，在晚餐時坐着十八個客人；但早上只有七個房客，早餐時團圍一桌的情景，頗有家庭風味。個個房客跛着軟鞋下樓，對包飯客人的衣著神氣，隔夜的事，直提痛快的發表意見，像家人一般坦白。這七位房客是伏蓋太太寵慣的孩子，她按照膳宿費的數目，定下對各人照顧和尊敬的分寸，像天文家一般不差毫釐。這批萍水相逢的人，都有着同樣的打算。二層樓上的兩位房客只付七十二法郎一月。這種便宜的價錢（唯有古的太太一人是例外），只能在聖·瑪賽區，在蒲爾勃和流民習藝所之間那個區域裏可以找到，這一點證明那些房客明裏暗裏全受着貧窮壓迫。因此，這座屋子內部

所顯示的悲慘景象在住戶們破爛的衣著上照樣暴露。男人們穿着說不出顏色的大褂，高等住宅區裏丟在街頭巷尾的靴子，快要磨破的內衣，和有名無實的服裝。女人們穿着黯澹陳舊的衣衫，重行染過而又褪了色的，戴着補綴過的花邊，用得發光的手套，老是茶褐色的軟領，和經緯散率的圍巾。衣服雖是這樣，人却差不多個個精壯結實，全是抵抗過人世風波的體格，冷冷的，狼巴巴的面孔，好像用舊的古銀幣一般模糊。憔悴的嘴巴配着一副貪餘的牙齒。這些房客令人預感到已經完成或正在醞釀的戲劇，並非在腳燈和佈景前面搬演的，而是活生生的，無聲無息的，冰冷的，把人心攪得熱辣辣的繼續不斷的戲劇。

米旭諾老小姐在疲倦的眼睛上面戴着一個油膩的綠綢眼罩，四週的銅絲連憐憫之神也要為之吃驚。簾子零落像淚珠一般的披肩，似乎只遮着一副枯骨，因為所掩藏的那具形體不過是一把骨頭罷了。她的女性的體態是給那種酸素銷蝕掉的呢？當初她一定是俊俏過來，健壯過來的。那末是爲了放浪嗎？憂思嗎？貪欲嗎？她曾否耽溺於愛情，曾否做過販賣胭脂花粉的生意，或單單是個蕩婦？她是否因爲年輕的時候過於威風，過於享福，而受到老年時路人趨避的報應？她蒼白的目光教人發冷，乾癟的臉孔帶着兇相。她的清脆而微弱的聲音，好似叢林中冬天將屆時的蟬鳴。她自稱曾經服侍過一個患膀胱炎的老人，被兒女們當做沒有錢而尊榮不顧的。這老人給了她一千法郎的終身年金，爲此他的子女每隔多少時候總要和他爭執一番，毀謗她一

陣。雖然她的面貌已被情欲摧殘蹂躪，但肌膚之間依舊還有些潔白和細膩的遺跡，令人猜想到她身上還保存着一些殘餘的美。

波阿萊先生簡直是一架機器。當他像一個灰色的影子般，沿着植物園裏一條小徑浮動時，頭上戴着一頂軟綿綿的舊便帽，有氣無力地抓着一根象牙球柄的手杖，大樹上灰黯的衣襟在風中飄蕩，大褂也掩藏不住那條空蕩蕩的短褲，套着藍襪子的兩腿搖搖晃晃，像醉鬼的一般，上身露出他醜陋的白背心，枯葉似的粗紗頸圍，跟繞在他火雞式領子四周畸扭的領帶，胡亂攪在一起；看他那副模樣，大家都要思忖一下，這個幽靈是否和那些在意大利大街上鬧騰的哥兒們同樣屬於潑刺豪放的白色種族。什麼工作會使他癟縮成這樣？什麼情欲會把他生滿小球刺的臉變成黑沉沉的褐色？這張臉龐，倘用速寫描繪下來，簡直不像是真的。他做過什麼事呢？說不定在司法部當過職員，在辦公室裏經手削子手們送來的賬單，上面開着執行逆倫犯所用的蒙面黑紗（按法國刑法規定，凡逆倫犯押赴刑場，刑台下舖的糠，按係用以吸刑架上繫掛劍刀的細繩等等。也許他當過屠場收款員或衛生處副稽查總之這傢伙似乎曾經是社會這個大磨坊裏的一匹驢子，做了傀儡而始終不知牽線的是誰，也彷彿多少公眾的災殃或醜事繞着它打轉的一根軸心，總括一句，他是我們看見了要說「究竟這等人也少不得」的人。這些為精神的或肉體的痛苦磨得色如死灰的臉相，美麗的巴黎是不知道的。但巴黎真是一片海洋。儘管丟下探海鉞，你永

遠不能知道它的深度。到它裏面去週遊嗎？盡量描寫嗎？不管你用多少心思去週遊去描寫，不管這種海洋的探險家如何衆多如何熱心，總有一個處女地，一個陌生的窟洞，幾朵鮮花，幾顆明珠，一些妖怪，一些聞所未聞的事，爲文字搜索者所遺忘了的。伏蓋公廨便是這些奇怪的魔窟之一。

其中有兩張臉，和一般的房客與老主顧形成強烈的對照。維多莉·泰伊番小姐雖則皮色蒼白，帶着病態，像乾血癆的姑娘們一樣，雖則由於她慣有的憂鬱，偏促的態度，寒素和嬌弱的外貌，她不免和構成這幅畫面基本色彩的普遍的痛苦，打成一片，可是她的臉究竟不是老年的臉，她的動作和聲音究竟是輕靈活潑的。這種受難的青年人，彷彿一株灌木，新近移植到水土不宜的地方而葉子萎黃了。她的茶褐色的面容，灰黃的頭髮，過分纖瘦的腰身，表現出近代詩人在中世紀小彫像上找到的嫵媚。灰中帶黑的眼睛，顯出一種基督徒式的溫柔 and 隱忍。她的樸素而經濟的裝束，勾勒出年青的身材。和同居的人們對比之下，她是俊俏的。倘若她幸福的話，竟是迷人的；幸福是女人的詩意，正如修飾是她們的遮掩。要是舞會的歡情，在這張蒼白的臉上，映射些粉紅的色調；要是風雅生活使這對已經微徹低陷的面頰重新豐滿而泛起紅暈；要是愛情給這雙憂鬱的眼睛鼓動生意；那末維多莉大可跟最美的姑娘們見個高低。她只缺少使女人返老還童的東西：衣料和情書。她的故事足夠寫一本書。她的父親自以爲有不認親女的理由，不讓她就在身邊，只答應六百法郎一年的津貼，用非法手段剝奪了她的財產，以便全部傳給兒子。維多莉

的母親，在悲苦絕望之中死在一個遠親古的太太家裏；從此古的太太便撫養着這個孤兒，當做親女一樣；不幸這共和時代軍隊審計官的寡婦，除了丈夫的贖贈年金和公家的撫卹年金以外，一無所有；她可能一朝丟下這可憐的少女，既無經驗，又無資財，任憑社會擺佈。善心的太太每星期帶維多莉去做彌撒，每半個月去懺悔一次，使她將來至少也能做一個虔誠的姑娘。這辦法真是不錯。宗教的情操使這個棄女將來有了一條出路。她愛她的父親，每年回家去見他，轉達母親臨終時對父親的寬恕；但她每年撞在老家的門上，鐵面無情地緊閉着。她的哥哥，唯一的中間人，四年之中從沒來探望過她一次，幫助過她什麼。她祈求上帝使父親開眼，使哥哥回心，她毫無怨恨的爲他們祈禱。古的太太和伏蓋太太，只恨咒罵的字典上字眼太少，不夠形容這種野蠻的行爲。當她們咀咒這混帳的百萬富翁時，總聽到維多莉一些柔和的說話，好似受傷的野鴿，哀鳴的時候，仍然吐露着愛。

歐也妮·伏·拉斯蒂涅的臉是純粹南方型的，白皮膚，黑頭髮，藍眼睛。風度，舉動，姿勢，都顯出他是大家子弟，幼年的教育只許他有高雅的習慣。雖然他衣著樸素，平日儘穿着上年的舊衣服，但他有時能夠裝扮得風度翩翩的出門。平常他穿着一件舊大褂，粗背心，蹩腳的黑領帶，黝澹而歪斜，像一般的大學生，他的褲子也不相上下，靴子是換過底皮的。

在這兩個青年和其餘的房客之間，那四上上下下，鬚脚染色的伏脫冷正好是一個中間人物。

他那等人，大家看了都會喊一聲「好傢伙」的。肩頭開闊，胸部寬廣，筋脈隆起，方形的手非常厚實，枝節中間生着一球紫紅色的濃毛。沒有到年紀便打皺的臉，似乎暴露出冷酷的性格；但看他利落柔婉的姿態，又似乎並不然。他的低中音嗓子，剛同他嘻嘻哈哈的快活脾氣調和，絕對不討厭。他很慫，老堆着笑臉。如果什麼鎖鑰壞了，他立刻拆下來，粗枝大葉地修理，上油，鏢一陣磨一陣，裝配起來，說着：「這我懂得。」而且他什麼都懂，帆船，海洋，法國，外國，買賣，人物，時事，法律，旅館，牢獄。要是有人過於抱怨訴苦，他立即湊上來效勞。好幾次他借錢給伏蓋太太和有些房客；但受惠的人死也不敢不還他，因為儘管外表很隨和，他自有一道深沉而堅決的目光教人害怕。看他那種唾口水的功架，顯見他鎮靜非凡的態度，倘他要解決什麼尷尬局面，定是殺人不眨眼的。像一個嚴厲的法官般，他的目光好似窺透所有的問題，所有的心地，所有的情操。他的習慣是早餐後出門，回來用晚飯，整個黃昏都在外面，直到半夜前後回來，用一個伏蓋太太交給他的百寶鑰匙開門。只有他一個人受到這種優待。但他待寡婦也是再好沒有，叫她媽媽，摟着她的腰，她却不體會到這種奉承。那個好女人以為摟抱她的腰還容易得很，殊不知唯有伏脫冷一人纔有那麼長的胳膊，夠得上去抱她粗大沉重的腰圍。他的特點之一是每個月豪爽地付十五法郎，在飯後喝一杯葛洛麗亞。（按係沖在咖啡或紅茶內的一種酒精飲料。）那般青年人固然捲在巴黎生活的漩渦裏一無所見，那般老年人也固然對一切不生直接關係的事情漠不關心，但即使不像他們那麼膚淺的人，也不

會注意到伏脫冷的形跡可疑。他知道或猜到周圍的人的事情，却沒有一個人能窺透他的心思或營生。雖然他把親熱的外表，永遠的壓懣，和快活的性情，像牆垣一般擋在他和旁人之間，但他不時流露的性格，頗有些可怕的深度。往往他發一陣堪和于凡納（按係一世紀時以羅刺尖刻著名的拉丁詩人）相比的牢騷，似乎專愛挖苦法律，鞭撻上流社會，攻擊它的矛盾，令人猜想他對社會現狀抱着仇恨，並且在他生活的隱處，幽密地埋藏着一樁秘密。

泰伊番小姐暗中偷窺的目光和私下的心思，輪流貫注在這四十歲的中年人和年輕的大學生身上，因為她不知不覺受着他們吸引，前者是爲了他的精力，後者是爲了他的美貌；但兩人之中好似一個也不會想到她，雖說可能有一天，偶然的命運會使她的地位突然改變，成爲富資富裕的對象。並且這些人物，也沒有一個願意費心去推究旁人自稱爲的苦難是真是假。在彼此漠不關心的情懷中，他們還隨着各人的地位而存着戒心。他們明知無法蘇解彼此的痛苦，而且因爲老是互相訴苦，安慰的方法早已用盡，像老年的夫婦一樣，他們已經無話可談。所以他們之間只有一種機械生活的關係，沒有油的輪齒的轉動。他們都可以在路上頭也不回的走過一個瞎子前面，毫不動情的聽一件苦難的敘述，把死亡看做一個悲痛問題的解決，憂患使他們對最慘痛的臨終苦難都心腸冰冷。這些傷心人中最幸福的，還算伏蓋太太，在這所自由救濟院裏高踞着王位。唯有在她心目中，這個小園是一座笑盈盈的森林，靜寂和寒冷，乾燥與潮濕，使小園變